

# 从“辩”“化”“无”看逍遥游途径 ——《庄子·逍遥游》新探

牛尔荣

(甘肃省税务干部学校 甘肃天水 741000)

**【摘要】**本文通过对《逍遥游》中的鲲鹏意象、“小大之辩”、“无待而游”、“无用之用”等问题的探讨,将侧重点由对庄子人生逍遥自在境界的解析,转移到实现这种境界的方法论的研究上。从“辩”“化”“无”三个视角入手,赋予《逍遥游》一文全新的意义。无论是由鲲化鹏、由小化大,还是从有待化无待、从无用化大用等过程,都要通过“明辩”思维与达“无待”的首终极目标来彻底完成“化”的飞跃。由此可知,“辩”“化”“无”三字,正是实现“逍遥游”境界之关键途径。

**【关键词】**逍遥游;辩证;物化;无待

DOI: 10.12361/2705-0416-04-03-76948

翻阅《庄子》一书,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逍遥游》,王夫之在《庄子解》中阐明内篇系统性时都是在“逍遥游”思想下展开的。因此,由《逍遥游》开始着手研究庄子思想至关重要。庄子的《逍遥游》,以一种似汪洋肆意而流,随心所欲的笔法写成,历来被认为是一篇比较难懂的文章,读者对其的结构解读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看法。本文从“辩”“化”“无”三个角度来仔细分析,全面阐述庄子的“小大之辩”“无待而无不待”“无用之大用”等思想,最后将这三个部分连贯统一起来,尝试探出一条达“逍遥游”境界的途径。

## 1 “辩”,子非其鱼,别真伪,阔思维,达一生二的全面对立辩证

陈鼓应在其《庄子今注今释》一书中,将《逍遥游》文章里面出现的“辩”都借为“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我们开始辩论某些道理时,脑海中必先对所涉事物做出对其本身真假的辨别和与其与他物之间的异同分辨,由此出发,才能开始所谓的“雄辩滔滔”。通过“辩”的过程,我们才能掌握一些有关的论据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精心组合,从而来阐明自己的观点。《逍遥游》一文中,首先展示给我们的是“小大之辩”“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斥鴳笑之曰:‘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这段是对之前内容的承接与递进,通过这次“辩”,我们可以看到鹏飞南冥是需要等待“海运”和“培风”的,即鹏图南是需要一定条件限制的,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的鹏,便等待时机,伺机而飞。蜩、学鸠和斥鴳笑鹏,可知它们不仅形体小,志向更小,由此突显了鹏之大与志向高远。即所谓“小大之辩只是现象,境界视野才是实质。”朝菌、螭蛄、众人与冥灵、大椿、彭祖的例子通过年命长短来分别境界大小。通过鲲鹏与蜩、学鸠等的飞翔相比,则是以形体之别,来说能力之别,进一步指出志向和境界之别。而人生活恰受时空局限,庄子通过“小大之辩”,告诉只有突破自身的局限、知道自身的不足的人,才能正视自我,改进自我。

其次是,“有待无待之辩”。鲲鹏要靠“海运”“扶摇”,才能“而上者九万里”,舟游要水,鹏飞待风,这明显是有所待的。宋荣子不因别人的赞扬而去额外努力奋斗,也不会去为世人的污蔑而显得心灰意冷,但这种不受外界干扰的心态仍不能使庄子满意。列子已然超越了作为人的束缚,可以御风而行,善辩的庄子却又说这样虽然不用走路,但仍借助风力,便将列子的独特化为普遍了,将其归于前面提到有所待的人之中了。到这里,庄子便开始诠释如何才是真正的“无待之逍遥游”——并不是什么都不依待,而是不必依待于特定的事物,悠游自得,不被特定事物所累。正如“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为无不为”,是什么都可以作为。至此,我们明辩了真正的“逍遥游”境界是怎样的。只

有了明确了自身资质与所想要达到的目标,我们才能破除混沌迷茫局面有前进升华的方向,最终实现目标。

最后是,“有用无用之辩”。人无法孤立存在于世上,必须要依赖于现实世界,即所谓的绝对“无待”是达不到的。当然也不能就此有黔驴技穷之忧,人的思想可以超越所生活的实境,进入到精神层面的自由境界,从而摆脱现实羁绊。尧让天下,许由不应,他提出名是实的宾位,认为天下对他无用,不愿被名所羁。越俎代庖,只是世俗之人为追逐名利的方式之一罢了。宋人卖冠于越,却发现对宋人有用的东西未必适合断发文身的越人,这恰是犯了未“明辩”的错误,使有用的东西反而无用。宋人以己度人,没有做到真正的“忘己”。惠施种得王赐大瓠,经过一番实际考察,最终因它太大,没有任何用处而将其打碎。庄子因而辩得惠子“拙于用大”的结论,才使大瓠无用武之地。宋人卖不龟手之药得百金与因药被裂地而封的买药客形成对比,乃是辩出了“不善用之用”的结论。狸跳梁是多么的轻快娴熟啊,却最终在网罟之中结束了它的一切,走向了死亡。再看斄牛,庞大似云,看似无所不能,却不会捕鼠。此处不是说此牛无用,而是表明它身上没有人们所知的世俗之用。樗树,树身凸起肥大,使绳墨无法正常测量;小枝条扭曲变形成一团,导致规矩无处安放。惠子也说,没有工匠会去青睐于它。而庄子听完却说,为什么不使它以树的形象生长在虚无乡土里,人们在它的绿荫下美美地睡觉,不砍不伤它,这是件多么美好的事啊。以树本身的形象存在,对任何人都是无害的。庄子在这里化无用为大用,提倡“本我”的价值。通过此辩来得出惠子一味拙于世俗之用,困于形体之限,被外物所累,当然也就无法达到精神上之逍遥游了。

综上所述,在看待万物时,通过“辩”可以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自身的积极性。由“辩”明本我与超我的差别,现出实现无待之方向,“物物而不物于物”,包容于万物。因此,“辩”是实现“逍遥游”的基础,是应做到的第一步,通过“辩”,我们可以拓宽眼界,开阔思维,看待事物也会更全面。

## 2 “无”,化后之蝶,一种已达境界,无待而无不待,与造物同游

我们都知道“无待而游”可以说是《逍遥游》全文的主旨,那应该如何去理解呢?一方面,“待”字,有依待、依赖、借助、凭借之义,“无待”就是无须依待。当然我们不能只依据字面意思去理解这句话,结合道家相关思想,再根据后文内容可知,“无待而无不待”才最能体现出庄子心中认为的“无”。自身不依赖于特定的环境与物质的限制,本然超脱于世间万物之外,达到真正“逍遥游”的境界。所以说,“无待”并不是让人不借助任何东西,而是对至人、神人、圣人能够借助于任何无定东西的一种说法,他们早

已把握了天地的本性,即已“得道”,达“无”境界。另一方面,“待”字,从宾语的角度看,有依待、依赖之意;从主语的角度理解,是借助、凭借之意。只要我们把握住这种主动凭借的力量,有自由的支配权,才能说是走进了“无”的境界。宋人觉得有大用的章甫,越人却无所用之,这里又出现“无”的概念。章甫,是殷代时的一种礼帽,宋人戴帽仿佛在宣扬着一种“礼”的文明。断发文身的越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是一种原始的生活状态。通过宋人的卖帽失败可见,庄子更欣赏的是与大自然不分彼此,物我“无别”的状态。尧见了四子后便忘了天下,可见他不再被天下之位所累,达到了“无名”的状态。惠子与庄子这对老朋友,“鱼之乐”的游戏显然没有玩够,他们又开始在“有用无用”问题上争论:惠子因瓠大无法处置而忧虑,庄子以不龟手之药,因使用者不同让其由小用变大用的例子来告诉惠子,对于同一东西,如何去使用它很重要,往往最后得出的使用价值会大不相同。既然同一事物用后的结果有大小用之别,那么最关键的就不是客观的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使用者——人,在于人对事物之用法。作为大樽而浮乎江湖,变为有用之瓠,这正是庄子思想上的超越,一个有大境界之人的想法。一个人境界的大小,往往会决定他的思维方式。不变物之形体,反改物之所用,化“无用”为“有用”,解用之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思维和行动的“逍遥游”境界。惠子听完不服,以大樽无用被弃比庄子的话假大空,对人类没有任何意义。庄子却说大樽不合绳墨规矩的属性,恰恰是对自身的大用。以生命自身的标准去看的大用,即“无用之大用”正是庄子所独有的见解,这种思维方式恰是逍遥的庄子与常人的最大区别。

因此,“无”的概念,正是“逍遥游”应该达到,并能达到的状态。“无待而无不待”,没有任何约束的凭借,视万物为一矣,实现“道生万物”的理念。但是,作为人而言,我们都是有所待的,有待于外物,有待于自身。我们如何由“有待”的情况下达到“无待”的境界呢?其关键就是,建立在“有待”基础上的“超越”——“化”。

### 3 “化”,凤凰涅槃,实现超越,由“辩”达“无”的必经之路

宋代的罗勉道常用一个“化”字来讲解庄子《逍遥游》的主旨,他在《南华真经循本》开篇释“化而为鸟”之“化”字时说“此字不闲。”学者陈鼓应先生也说“化”字在庄子的著作中多达七十余见,如“造化”“物化”“变化”等有关宇宙大化的概念,还有“万物化生”“与时俱化”等重要哲学命题,亦都出自庄子,并直接被易传所继承。可见,这里的“化”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量的变化,更意味着突破和超越,似物理学中的升华,一种质的改变。其实,“化”更本质的意义应是“物化”,由“物化”所达的“逍遥游”,才可称之为真正的“逍遥游”。学者陈鼓应将“物化”解释为“物我界限之消解,万物融化为—”之意。《逍遥游》刚开始就抛出“化”字,“鲲化鹏”是一种超越,亦阐释了“化”的意义:一个生命突

破了旧我的限定,成为新我,实现生命的超越。想去南冥的鲲,只有化为鹏,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当然“化”不是只有一次的,在物理学中,它意味着不断地突破和超越,意味着永远处在过程之中,“化”之“逍遥游”也非终极的“逍遥游”,而是一种动态的“逍遥游”。前面我们已经通过“辩”知道了自身在现实中的基本情况与需要达到的目标,“化”正是目标前进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环节,需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来达到一次次的飞跃。这种不断进行着“化”的过程,就是我们不断接近所谓的“道”的过程。而“化”之关键是要正视自身,辨清自我。有德之帝尧让天下给许由是明白自身能力不够,认为许由堪当治天下之大任,到最后尧自己听完四子的讲道后忘却天下,这正是“化”的体验,是达“逍遥游”之重要一步。这其中的关键,便是尧的超越之心。“化”而“无待”,“化”是过程,“无待”是结果,“化”是动态,“无待”是静态,“化”是否定之否定的新生,“无待”是这种新生的具体体现。庄子可以“化无用为大用”,当然他没有什么特异功能,他所做的仅仅是换个角度,用心之超越,不拘泥于世俗的眼光去看待世间万物。事物的有用无用都是人对其的主观判断而已,是人将自身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之上的,因此是可变的。表面看似无用或小用的东西,换一个角度,或许就可以找到它的有用之处甚至大用,实现被用的价值。

所以,只要我们用“化”的态度与方式去看待世间万物,去处理任何所面对到的问题,就可以打通我们的“有蓬之心”,突破自身与外物局限,走向有着无限可能性的未来。而这种方法论上的变通,以及由此而来的态度、精神、心灵上的自由,才应该是真正的“逍遥游”。

许多学者说庄子的《逍遥游》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忘我”的境界。其实,这里的“忘我”不应该是人们普遍理解的忘记自我,而是指破除我们固有的执念。“忘我”其实是一种负面的功夫,实证“真我”才是正面的功夫。《逍遥游》给我们展示的恰是要认识“真我”,具有积极主动性和现实性的,行动和精神两方面的自由。以此出发,达“无待”的“逍遥游”之境界。如何去发挥我们“真我”的主动性,实现庄子为我们构建的“逍遥游”境界呢?探究人生与追求“天人合一”的庄子在文中也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达逍遥游路径图”,学海无涯,我们要站在庄周这位巨人的肩膀上,来看得更远更清楚。即从“辩”的角度出发去辩证地看待事物,拓宽我们的认识面,切实磨练自己;从“化”的超越去实际修正,使自身升华,证实凤凰涅槃不仅仅是神话。体认自我,追求人生的真谛,实现心灵上的真正超越。从而培养不被特定事物所累,不随这世俗所迁变的独立于世的风骨,张扬自我的个性,悠游自得,达“无待”之境界,最终实现个体生命之价值。到那时,我们才能真正达到“逍遥游”的境界,方可与庄子对话,与造物同游。

**作者简介:** 牛尔荣(1993.10—),女,甘肃通渭人,助理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现代文学。

### 【参考文献】

- [1]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 郭庆藩.庄子集释(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3] 王蒙.庄子的享受[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 [4] 欧阳勇富,许庆元.听南怀瑾讲庄子[M].北京: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7.
- [5] 吴怡.逍遥的庄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6] 马冰.“得意忘言”说“逍遥”[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
- [7] 吕秋薇.庄子逍遥游思想的现代意义[J].世纪桥,2008(12):72-74.
- [8] 王朝华.《逍遥游》主旨论析[J].南昌大学学报,2014,45(4):44-49.